



犹忆当年打桂花

□程应峰

八月十五，晚饭后，一家人搬了板凳坐在院子里。纳凉，赏月，闲聊。月色如水，灯影如豆，树影婆娑，秋虫呢喃，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乡村夜晚的情景。

有皎好的月色，隔壁兰婶是必定要来的。她独自一人，免不了屋子清冷。儿子参军两年多了，中途回来探望过她一回，一月不满，便被她催促着上路了，归队了。

说是赏月，其实不然。只要天气还暖和，只要晚上有月亮，一家人都是这样习惯地坐在院子里的。那时候，没有电灯，屋子里黑黑的，即使点上灯，屋子里还是黑影幢幢。搬了板凳坐到院子里，省了灯油，也摆脱了屋子里那份黑寂。看月光银银地穿过树隙，泻到地上；或是望着珍珠般的月盘穿过浅浅、淡淡的云丝，在深深的夜空里缓缓游动。那份闲适、那份惬意，是永远也享受不够的。此时此刻，便可一门心思陶醉于那夜的安谧中，而无须去面对生活的劳顿与艰涩了。

院子里，有两棵桂花树，老，却枝叶茂盛。那时候，听老人们讲月宫的故事，便常在心里咒吴刚是呆子，为什么总想把一棵好端端的桂花树砍倒。不明白的是，吴刚每天不间断地砍，树却始终不倒。后来，见

过一幅《嫦娥奔月图》：只见嫦娥衣带轻飘，奔向空中丰盈的满月。圆月中，亭台楼榭，花树碧水，煞是迷人，却不见抡板斧的吴刚，便想是吴刚窥见美貌的嫦娥后自惭形秽，藏起来了。

月宫自是不存在的，儿时的眼睛却常常盼望有桂花自月亮里飘落。然而，这是怎么也望不来的。于是，总在心中默默期盼着院子里的桂花浓液开放后打桂花的那一天。

那一天终于来了，一家人节日似的，忙里忙外。兰婶每年这个时候总要过来做帮手。先把晒垫、旧被单等东西铺在树下，尔后每人拿了一根长长的竹竿向花朵密集的地方伸过去，接着轻轻摇动，接着便是新鲜的、散发着沁人心扉的香甜的桂花一瓣一瓣地落下来。那时的欢欣自不必说，那时的快乐自不必说，只是人太小，便只好拿一根小小的竹竿在下边快乐地鼓捣。

这时候，父亲总对我说：“走开走开，打下来的尽是树叶呢。”我便极不情愿地放下竿子，望他们打。我知道，父亲是怕来年桂花开得不盛。记得他说过：“桂花树叶是要让它自然凋落的，若打桂花时叶子掉得太多，来年就很难飘起满树的花香了。”

打桂花自然不能总站在地面上，树很高，上面的花却很密。此时，就看哥哥的本事了，哥哥虽属虎，爬树却像猫一样利索，三两下便蹭到了树的上部。兰婶便在下面把竹竿递上去，并嘱咐：“小心点打。”哥哥应了，骑着或者站在树杈上，逐片逐片地捣过去。这时，若是起风，桂花便飘起来，飘得满脸满头都是。桂花树颤颤的，每个人的心也颤颤的，花香再烈，这个时候断然是无心去玩味的。

有一些花是打不下来的，兰婶说：“那是花魂，有了它们，是不愁来年花开的。”于是那些花就留着，点缀在绿如翡翠的树叶间。

打完花，去掉叶子，便可装进箩筐里，挑往镇上土特产收购站去卖。那笔收入，抑或添些油盐，抑或攒起来给我们来年年交学费。

遗憾的是，以后的日子在外求学，只能时常在异乡的土地上怀念它。一九八三年，哥哥和我都大学毕业顺利参加了工作，便更少回家了。

再后来，父亲有家书说，家里盖了亮堂的房子，老屋易了新人，那两棵桂树让给隔壁兰婶了。兰婶自儿子复员后，屋子里不再清冷，如今有了孙子，加上添置了各式各样的影音设备，便也热闹起来。每年桂花飘香的时候，树上的花照样开得浓浓的，却再也不见打桂花的一幕了。

恋旧的父亲，在新居前的公路旁移栽了两棵桂树。翌年秋天，我回到家中，见桂花开得满树都是，一鼻子香，便问父亲：“花还打吗？”父亲微笑着，说：“如今的日子，没那个必要的，让它留着吧，特香呢！”

初秋清欢

□安殷

江南的秋天姗姗来迟，过了白露后，早晚才有了凉意，感受到一点秋的气息。

鸟类对气候变化是最敏感的，所谓“鸿雁来，玄鸟归，群鸟养羞”。玄鸟是燕子，白露后，燕子要南飞，大雁要北归，留鸟们开始储藏粮食。蝉快到生命的尽头，树下基本听不到蝉声了，草丛中蟋蟀等昆虫的声音却多了起来，也不像蝉声那样噪耳。部分树叶和草色变黄了，水边的芦苇、山脚的寒芒则披上了白装。

这时候的大自然，色彩变得丰富起来。黄色明显多了，梅树、腊梅树、樱树等树的叶子开始泛黄，变得斑驳。草坪上常有黄色的银杏果子，抬头看，树枝上挂得更多。最耀眼的是栎树的黄花，开得一丛丛、一大片，明艳动人，像是清丽的姑娘。奇怪的是，同一棵树上同时长了肉红色的蒴果，又似成熟的少妇。曾写过一首诗：

一树花实本是奇，金黄红艳更融怡。

共为秋空添颜色，少妇姑娘恰相依。

我在公园里散步，发现石榴已经很大了，外皮是红色，有的还咧开了嘴，望之，让人舌根生津。石榴可以吃了，早桔、冬枣、柿子也上市了，这是一个多彩多果的季节。合欢花开了，粉红的头状花序形似轻盈柔软的“绒球”，像是红缨枪上的红缨，怪不得也被称为“马缨花”。合欢，多好的名字，是我国的爱情树、夫妻树，互赠合欢花，据说可以消怨和好。含笑花还没有开败，它的香味很有辨识度，香中带甜。我隐隐约约还闻到了桂花的香味，却找不到香从何处来，不知是哪一株桂花树开得这么早。

经过公园西侧的荷塘，看到荷叶已有残破。经历了半年的风吹雨打，荷叶有的破碎，有的枯萎，有的表面被虫子啃食后，变得斑斑点点，像个筛子。但荷花还在不断地开放，当然也有开败后掉落的，如果落在荷叶上，花瓣的形和色都还在，有一种别样的凄美：片片托嫣红，花落不是空。有的花瓣掉在水面的浮萍上，红绿相衬，是另外一种美。

我家中的绿植，有的没有熬过漫长的酷暑，枯死了好几盆。最边上的那盆建兰开花了，花色金黄，不带杂色，在光照下显得金光闪闪，非常养眼。我记得这种兰花也叫“黄金小神童”，香气不是很浓郁，时有时无，静逸而淡雅。可惜花开得有点少，只有一个花剑，四五朵花。

看看闲书，听听老歌，一个夜晚就这样度过了。临睡前，看窗外，月光皎洁，苍茫如水。填了一首《江城子》，以记之：

台风久旱送清凉，雨纷攘，水盈塘。一树栎花，风过地金黄。白露凋荷荷不败，萍铺底，尚花香。

夕阳西下忽思乡，鄞江长，望天苍。绿植多枯，兰却再芬芳。听得老歌心寂寞，窗户外，月茫茫。

总第7227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